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考古学家娜塔莉亚·波罗西玛克： “可以说，我与铁锹融为一体了”

采访/刘翔 翻译/玛利亚·库迪诺娃(Maria Kudinova)

“我可以理解那些在图书馆看书的学者，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发掘结束后我也可以看书。但出土的材料才是第一手材料，我从来不会用别人的材料。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对自己发现的材料更感兴趣。我的学术目的就是发现与解释别人未见的现象，所以我在考古工地要呆很长时间。”

就职业而言，享有平等的权利最好不过

文汇报：据我所知，俄罗斯很多考古学家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考古学，例如参加暑期发掘或夏令营之类的活动，您最初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考古学呢？

波罗西玛克：我跟很多孩子一样，从中学开始参加考古发掘。中学9年级的时候，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加入了莫斯科考古学研究所阿尔泰边疆区考古队。我非常喜欢考古队的气氛和考古学这门学科。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做考古学家。

职业应该与深层的愿望相符合。当时参加考古队的时候，我首次感觉到考古学的魅力，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学科，并希望它成为我一生能够从事的职业。探索未知是我一生都在追寻的感觉，而田野考古正是在不停地追求未知：不断地探索、发掘……

文汇报：请您简单介绍考古学在俄罗斯的发展状况。与苏联时期相比，现阶段俄罗斯考古学发展方向有什么差异，还存在哪些问题？

波罗西玛克：我认为，考古学在俄罗斯地位总是很高。目前，俄罗斯在不同的城市存在着几个田野考古学派，各不相同，各具特点。比如，我曾经在列宁格勒读书，那里有很独特的田野考古学派；然后我到新西伯利亚工作，那里存在另一个学派。这些学派相互补充、各有所长，闻名世界。在俄罗斯，考古学很受欢迎。苏联时期，考古学则可以说非常受欢迎，当考古学家，进入考古学研究所工作非常难，几乎不可能。相比之下，现在容易多了。与苏联时期相比，现在做考古的女性越来越多，这跟我从事考古工作初期完全不同，当时我们研究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娜塔莉亚·波罗西玛克(Natalia Polosmak)，于2018年11月27日至12月11日访问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先后发表3场系列演讲。

波罗西玛克教授主攻古代中亚与西伯利亚考古、文化、艺术研究，担任南阿尔泰考古队队长，曾在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南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及蒙古等地进行发掘。她在西西伯利亚巴拉巴森林草原地区的发现、发掘，以及对萨尔加特卡文化、大列奇卡文化遗址的研究，奠定了西西伯利亚南部斯基泰时期考古年代序列基础，还进一步阐释了西西伯利亚森林地带古代与中世纪雕塑艺术(库赖文化青铜铸造品等)的符号意义；首次发现、发掘并利用多学科方法对阿尔泰地区乌科克高原巴泽雷克文化“冻土墓”展开研究，并对南西伯利亚古代人群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包括饮食、服装、化妆品、兵器、尸体防腐法、意识形态等方面)以及民族起源、历史文化关



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此外，波罗西玛克教授在蒙古国诺彦乌拉墓地进行了科学的发掘，新的发现与研究加深了关于欧亚大陆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科学认知。

波罗西玛克教授曾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科技奖项)(2005)、《国宝》考古学奖(2007)、第二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田野考古发现奖(2015)等，她也是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蒙古国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名誉博士。在北京大学演讲期间，波罗西玛克教授接受了《文汇报》的采访。

所几乎没有女性考古学家。这个变化很明显，现在我们研究所的女性考古学家比男性考古学家多得多。

从苏联时期到现在，俄罗斯跟全世界一样进行两个形式的考古发掘：第一是按照研究所或学者自己选定的课题进行的发掘；第二是配合建设的或抢救性的发掘，规模相对较大。我们研究所既会按照学者选定的遗址发掘，也会配合建设和抢救性发掘的，成果赫然。我还想补充，在整个俄罗斯(包括我们研究所)一年中可进行发掘的时间为六个月，考虑到俄罗斯的气候，我们一般从四月底就开始发掘，直到下雪才结束，工作时间非常紧张。但在中国，全年都可以发掘。

我们不只是在俄罗斯境内进行发掘——从北极地带、雅库特共和国到俄罗斯南部达吉斯坦共和国(像我一个研究生

在北极地带发掘)，而且还在国外，诸如阿塞拜疆、蒙古国等国进行发掘。

文汇报：作为一名女性考古学家，与男性考古学家相比有什么差异？女性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有什么优势吗？

波罗西玛克：为什么现在大家对女性考古学家的这个问题开始感兴趣呢？中国女性考古学家也多吗？我认为，女性在科学界没有任何优势。女性运动员、女性航天员具有哪些优势呢？就职业而言，享有平等的权利最好不过。我想，就考古学而言，女性与男性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比如，大多数女性都很注重细节、非常仔细，能够长期坚持对某一个课题进行研究或做一种单调的工作，而考古学本身就存在很多比较乏味的工作，需要经过长期的坚持才可以达成目标。有时，女人比男人更

能忍受这种马拉松式的工作。

当然，人与人之间也有差异，但我觉得，女性对直觉、艺术想象力更加敏感，总的来说，她们更加感性，这在考古学中非常重要。在一定工作中，女性会利用直觉特性作为知识的补充，这对考古学来讲是很重要的。要做归纳总结时或遇到较难解决的问题时，女性可能会做出很有趣的结论，但却给人恍然大悟的感觉。因此我觉得，女性对考古学而言不可或缺。

文汇报：您一直从事田野考古的动力是什么，是否有想过放弃田野工作，专职从事室内研究？

波罗西玛克：谈起这个问题我就想起来，我在青年时代的科学榜样是玛丽·居里。她与考古学完全无关，只是女性在科学界的榜样，她的生活方式、生活观我非常认可。但令人吃惊的

是，她与皮埃尔·居里一起发现了镭，这是依靠她经过三年单调而枯燥的工作完成的，皮埃尔·居里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至于田野考古学工作，我人生的某一时期，特别狂热于此。不过，田野研究是很繁重的体力劳动，天天都要在工地用铁锹挖土，需要竭尽全力。如果你工作得不认真，就不能留在考古队，于是我们都非常努力地工作。对我这个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女孩来说，最初感到特别吃力，因为我从来没用过铁锹，而现在，铁锹简直是我最喜欢的劳动工具。可以说，我与铁锹融为一体了。至于动力，就是我才说的：发现未知，发现以前未知的东西就是田野研究的动力。我可以理解那些在图书馆看书的学者，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发掘结束后我也可以看书。但出土的材料才是第一手材料，我从来不会用别人的材料。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对自己发现的材料更感兴趣。我的学术目的就是发现与解释别人未见的现象，所以我在考古工地要呆很长时间。

游牧考古学将重心放在墓葬，这是与农业考古研究最大的不同

文汇报：您对于巴泽雷克文化的研究非常深入，被学界所熟知，之后您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匈奴上，发掘了著名的诺彦乌拉墓地，现在您又开始对印度查谟地区展开研究。我们想知道，您学术题目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波罗西玛克：其实，我的研究不是从巴泽雷克文化开始的。我的副博士论文题目是西伯利亚巴拉巴森林草原地带的早期铁器时代，这是我第一